

感恩那个重阳节

□戴新阁



20世纪80年代，父亲退休了，干了大半辈子活，但还是闲不住，给人家“补差”：看大门、烧茶炉……直到80岁时，因腿脚不麻利才闲了下来。

那时，我们都忙着工作，回家的时间不多，除了法定节日、星期天，其他时间很少回家。1996年重阳节，我应四方工人俱乐部邀请，参加他们举办的老人节活动。我在办公室刚要走的时候，忽然父亲来了，我很惊讶，以为有什么事，父亲说：没事，从嘉禾路教会出来，顺便过来看看。这时，俱乐部谭信山主任打来电话，说参加活动的人到得差不多了，问我什么时候到，我说马上过去，老父亲来了，一会儿就走。“哎呀，老人家在这儿？你正好带他一块过来呀，今天可是老人节！”“这……”我犹豫了一下，没做声，“哎，一定要带

老人过来噢，我等着你们！”谭主任在电话里叮嘱道。

父亲见我有事，说你忙吧，我回去了。我说别走呀，和我一块参加个活动吧，我简单地介绍了几句，他疑惑地望着我问道：“合适吗？”“行，人家请你去呢”，父亲没再推辞，跟着我过去了。

四方工人俱乐部在杭州路上，离我办公的地方不远，我们进门上四楼，走进活动厅，看到里面张灯结彩，两边椅子上都坐满了人，前排台上，摆着一个直径近一米的大蛋糕，人们正在议论着谁的年龄大，推选出来上台切蛋糕呢。

谭主任看见我和父亲进来，大声招呼，请我们到前面就坐，父亲小声对我说：“我在后面找个座位就行。”这时，谭主任快步走过来，拽着父亲的手就往前走，边走边问：“老人家，您高寿？”父亲

说：“80了。”谭主任听后转身说：“同志们静一静，这里有位80岁高龄的老人，我们请他上台切蛋糕好不好？”“好！”人们齐声响应，原来在座年龄最大的只有70岁，在一片掌声中，父亲有点慌乱，他手足无措地连连摆手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……”但是，架不住人们的热情相邀，父亲还是上台了。他和那位70岁的老工会主席一起切开了蛋糕，在人们的呼喊、叫好声中，我看父亲的手微微颤抖，眼睛里充盈着幸福的泪花。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与那么多老工人、老师傅、老伙计一起过节呀。

吃完蛋糕，人们开始猜谜语，演文艺节目，父亲是观众，看得如醉如痴。那个重阳节，格外温馨，成了父亲后来几年最美好的记忆。

神经系统病变疾病，病魔在吞噬着表姐的身体，使她不仅肢体变得僵硬，大脑也变得迟钝。在医院里，第一次看到了表姐夫。他在叙述着表姐的发病过程，讲述着如何伺候表姐的饮食起居。我看到了一个细节，表姐夫在讲述这些过程的时候，手不时地梳理着坐在身边表姐的头发。执手提梳浓情过，却留发丝绕前缘。我没有看到表姐那场轰轰烈烈的恋爱，却见证了愿得一心人，白头不相离的美好。表姐已经不认识我了，经过反复地介绍、说明，表姐深思良久，像是从记忆的深处搜寻到了我，喃喃地重复着：这是我的表妹，这是我的表妹。

表姐，表妹 □白玉兰

四十年前，我跨过十八岁的门口，第一次独自出了一次远门，从即墨坐长途客车去高密县城的舅舅家。为了让母亲同意这次出行，我寻了一个真实的理由：那阶段身上时常起紫癜，想让当医生的舅母看看。

舅舅家也不宽敞，晚上表姐便带着我去她单位宿舍住。表姐大我七八岁，她身材清瘦，眼睛不大，说话轻言轻语，语气温柔，令人如沐春风。她在前面走，我紧随其后。在家时听母亲说，表姐正在谈恋爱，舅舅不同意，表姐正在和家人闹别扭。看着

父亲因病去世已16年了，虽然岁月的流逝渐渐模糊了他的背影，但我却时时想起他。

父亲从年轻时起，就一直非常喜欢读书和藏书。他认为，读书是一个人成长的阶梯，书里面有学问有真理，是工作与生活的指南。父亲去世后，我从书橱中发现了他收藏的许多书籍。其中包括他上学时读过的课本和工具书，像《平面几何》《中国历史》《康熙字典》等，还有一些

理的《李有才板话》，这些书虽然纸页已经泛黄，但书的品相却很好，足见父亲对于书籍是呵护有加的。

父亲初级中学毕业后，曾担任村干部十五六年，这期间，他依然坚持读书与藏书，将读书与工作结合起来，做到了学以致用，为乡村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。

父亲不仅喜欢藏书，更喜欢研读书籍。记得父亲晚年时，忙完家务后，常在昏黄的煤油灯盏下，孜孜不倦地读恩格斯的《自然辩证法》。

他自己购买的两部小说，茅盾的《腐蚀》和赵树

他边读边写读书笔记，积久竟有了自己独到的思考，并撰写成论文。我分明知道，对于一介平民百姓的父亲，要让自己的文稿得以发表是何等的艰难，但他勇于探索科学真理的精神，却深刻地影响着我的成长。

书海泛舟受益多，读书照亮我人生。父亲虽然离开了我们，但我会将他的全部书籍珍藏起来。我知道，之于后代，这将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我会沿着父亲的路坚定地走下去，以传承光大他的读书美德。

二妹来信啦

□孙秉伟

上个世纪70年代，在那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中，我的四个弟妹“打起背包就出发”，告别了爸爸妈妈和亲人，分别去了临朐、掖县、即墨等地，开始了他们上山下乡的生涯。

那年中秋临近了，父母牵挂着乡下的儿女，盼望他们回家过节。节前，先后收到三个弟妹的来信，说是节前肯定回青岛过节。我看到，每看完一封信，母亲就欢喜地掉一次泪。但是，让母亲焦虑的是，一直没有收到在临朐的我二妹的来信。母亲很着急。

还有三天就是中秋节啦。这天，邮递员一进大院就高兴地喊：“范大娘，有你们家的信！”母亲连忙问：“是临朐来的吗？”邮递员看了看信封说：“是啊！”接过信，我急忙帮母亲拆开，立马读了起来：

亲爱的爸爸妈妈、哥姐弟妹，你们好！我向你们汇报一下我的情况，因为我们这里秋收农活忙，人手少，队里和我们商量，中秋节能不回去的就不要

回去啦。我们知青小组商量了一下，除了李佩华因他妈住院必须回青岛，大家都表示不回去了。我不能搞特殊，也就决定今年中秋节不回家了。我知道爸妈和全家一定很失望，可我相信，你们一定会理解我的，会支持我和知青战友们一起在广阔天地练红心的。

信读完了，母亲的泪水还没止住。我连忙豪气地对母亲说，“妈，明天我就去临朐看我妹妹去。”母亲赶紧点了点头。

临行前，母亲打点这个打点那个，弄了满满一大包。炸了十几条黄花鱼，最要紧的是那几个硬邦邦的月饼，飘逸着淡淡的清香。母亲嘱咐我见到妹妹多给她鼓鼓劲，就说，没有受不了的苦，只有享不了的福。人家能受得了，咱也能，但是也不能太逞能……我盯着有些哽咽的母亲坚定地说道：“妈，你放心吧，我记住了。”

第二天清晨，我带着爸妈和全家人对我二妹的牵挂，踏上了去临朐的路。

蒲扇和蒲团

□张凤英

高高低低的蒲团放在院子里就好像水塘里的浮萍，甚是美观。我们家吃饭的时候，在院子里放一个低矮的小桌子，四周放上蒲团，我们就坐在蒲团上吃饭。我的个子比较小，坐在蒲团上够不着饭桌，只好跪在蒲团上。

奶奶在灶火间做饭的时候，屁股底下坐着蒲团，手里握住风箱的手柄，一推一拉之间，灶膛里那橘红色的火苗就像狗的舌头一样一伸一缩的舔着锅底。

我喜欢帮助奶奶往灶膛里面放柴草，坐在小小的蒲团上，一把一把地往灶膛里添柴草，手里拉着风箱，嘴里唱着儿歌：“小燕子，穿花衣，年年春天到这里……”

去年我回到故乡，看见农家小院子里摆放的蒲团，就不由自主地坐上去，那天我回到家的时候，满天星星出来了，我仰望星空，耳边响起爷爷讲故事的声音，此情此景使我的心回到了童年，回到了奶奶爷爷的怀抱中。

